

费萨尔改革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现代化

吴彦

内容提要 20世纪沙特阿拉伯经历了从传统游牧国家向石油工业国家的转变。伊本·沙特旨在开辟财源和强化王室统治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沙特王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通过自上而下的费萨尔改革,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劳动力自由化程度提高,知识分子精英茁壮成长,国家政治机构逐步健全。费萨尔改革是一次全面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改革,它标志着沙特王国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石油能源所提供的物质保障以及维护伊斯兰君主制的目标是沙特王国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王国; 费萨尔改革; 现代化

作者简介 吴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中东史方向04级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Abstract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nomadic country into an oil-industrial state in the 20th century. Measures of Ibn Saudi, aiming at tapping new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feudal rule, objectively brought about a great advanc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y the top-to-bottom reform of Faysal, national capitalism became the leading economic formation, the degree of the freedom of laborers improv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grew up strong and sturdy, an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gradually perfected. Faysal's reform was all-round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It marke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had entered a substantial stage. The material guarantee from oil energy and the aim to uphold Islamic monarchy wa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rabia Kingdom.

Key words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Faysal's Reform; Modernization

20世纪沙特阿拉伯王国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立到石油工业国家形成的过程,王国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被称作“沙特现代化之父”的费萨尔国王领导下,沙特平稳地度过了二战后的动荡岁月,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都颇具影响力的国家。目前国内尚无有关费萨尔的专著,探讨费萨尔改革的文章也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对费萨尔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费萨尔改革与沙特王国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作一探讨。

一

20世纪初的纳季德以游牧经济为主,氏族部落是纳季德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占人口60%以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1913年国王伊本·沙特建立农业开垦区“希吉拉”,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界限,由执行利雅得咨询会议行政命令的埃米尔管理^①。获得土地的定居民成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耕种国有土地,向国家纳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

支配生产的自主权,摆脱了对传统氏族部落的依附状态,形成自主经营的小农阶层。伊本·沙特还请乌里玛裁断“经营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要求”^②,手工业和商业在定居区内发展起来。沙特王国建立之初,朝觐业是整个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③朝觐业的兴盛促进了希贾兹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1926年政府开办第一个汽车运营处运送朝觐者,以汽车运输为主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促进了全国各港口、城镇和居民的客货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开始发展。不断发展的希吉拉在20年代末使约20万游牧民转入定居,汽车运输业的发展打击了从事传统运输业的游牧民,以游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打击。游牧经济的衰落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标志着沙特现代化进程的正式启动。二战后,沙特进入经济转型时期,封闭的农牧经济逐步向开放的石油经济转变。沙特的农业被注入现代大农业的某些

^①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estview Press, 1985, p. 53.

^②【苏】尼·伊·普罗申:《沙特阿拉伯》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

^③Willard A. Beling, *King Faisal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rabia*, Croom Helm, 1980, p. 76.

基本要素,农业生产逐步市场化。现代石油工业兴起之后,沙特的制造业开始出现。阿美石油公司为了集中力量攫取高额利润,把利润相对较少的附属工业交给沙特本地企业主。^①一批由沙特人经营的主要为石油工业提供工程建筑、运输、维修、建材、食品等劳务和产品的企业应运而生,各类商行、店铺纷纷开张,1957年,达曼和胡巴尔两地沙特人开办的工商企业达1143家^②。石油出口和生活用品进口的增加打击了传统手工业,沙特经济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石油工业的兴起以及中小工业企业不断发展,沙特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③伊本·沙特旨在开辟财源和强化王室统治的措施促进了沙特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沙特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沙特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排斥和否定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沙特王国传统的统治基础是半岛上的部落贵族、乌里玛和沙特王族的联合。伊本·沙特国王用传统的阿拉伯家长式的君主制度统治着整个王国,“他随心所欲地管理着他的国家,没有人分享他的权力。”^④50年代沙特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经历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沙特王室及其同盟者迅速成为社会最富有者,而包括广大农牧民及石油公司雇佣工人在内的大多数国民依然贫困,社会矛盾复杂,冲突激烈。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于1953年10月和1956年7月进行了两次大罢工,在他们与公司和政府当局进行公开斗争的同时,沙特国内秘密的反政府组织也不断兴起,最有影响的是创建于1953年的“民族改革阵线”,它呼吁全面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改革,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知识分子、年轻军人、文官及阿美石油公司的低级职员等,影响力波及纳季德和希贾兹。^⑤工人罢工和反政府组织的兴起标志着沙特人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传统的社会秩序陷入严重危机,君主制度受到严重挑战。

主制度受到严重挑战。

在国家社会经济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新国王沙特缺乏其父的合法性和领导能力,他的统治充斥奢侈、腐败和浪费,数百万资金被用于修建皇宫和应付各种形式的排场。^⑥1957年底国家积欠内债1800多万美元,外债高达1.2亿美元。^⑦巨额石油收入也无法改变国家濒临崩溃和财政破产的境地。^⑧财政危机爆发,政府官员一连数月领不到工资。国王既无力控制经济的无序和混乱,也无从改变社会不公及财富分配的不均,只是一味对国民实施高压政策,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激烈对抗。国王沿用传统的家长式统治,无视大臣会议的存在,将自己的子弟安插到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使渴望分享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绝望,在王族内部也引起极大不满。他试图与保守的部落势力再联合更成为逆时代潮流之举。1958年纳赛尔揭发国王沙特破坏叙埃联合并试图暗杀叙埃两国总统,沙特政权在阿拉伯世界处于极其孤立的境地。面对严峻的内外危机,为扭转被动局面、维护沙特家族的长久统治,1958年3月,沙特王室的主要亲王逼迫国王沙特将其权力移交给费萨尔王储。费萨尔从这时起至17年后被暗杀,除1960年12月至1962年3月短暂的间隔外,在沙特王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改革。

二

费萨尔改革起源于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王权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费萨尔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沙特政府于1962年11月建立石油和矿业总公司,负责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开采、提炼、运输和销售,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开始建立。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兴建各种基础设施,以补贴和贷款等手段帮助振兴农业。费萨尔主持的“哈萨农业发展规划”投资2.6

①M. Moliver Donald, *The Economy of Saudi Arabia*, Praeger, 1980, p. 60.

②【苏】尼·伊·普罗申:《沙特阿拉伯》,第370页。

③Ragaei EL Mallakh, *Saudi Arabia: Energy, Developmental Plann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xington Books, 1982, p. 98.

④【叙】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何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7页。

⑤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Croom Helm, 1988, p. 75.

⑥Sheean Vincent, *Faisal: the King and His Kingdom*,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1975, p. 114.

⑦Bligh Alexander, *From Prince to King: Royal Succession in the House of Sau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2.

⑧E. L. David,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 34.

亿里亚尔,约有5万农户受益。此外,费萨尔于1968年底颁布分配闲置土地的法令,向缺地农户分配5~10公顷的份地,各农业公司也得到400公顷的土地。费萨尔的土地政策旨在建立一个由中农和富农构成的广泛阶层,促使国家农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盾,鼓励和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①费萨尔时期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表现是制定了沙特王国经济发展战略,即以石油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经济多样化,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承担最基本的工业发展,大力支持私营企业参与工业或其他与经济多样化有关的投资。^②费萨尔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制度,将宫廷开支与政府开支相分离,把王室开支从占国家预算的15%以上大幅削减至6%。^③政府还进行税制改革,发行本国货币沙特里亚尔。财政部首次成为超越王族需要的、拥有广泛职责的国家政府部门。^④费萨尔建立中央计划厅,逐步完善中央计划机构的建制和工作体系。王国经济发展步入有章可循的轨道,确保了社会经济的良性运作。在联合国专家的帮助下,沙特于1970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奠定了沙特现代工业的基础,国家新建了260多家工厂,采矿业年均增长率为23.1%,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4%,建筑业年均增长率为10.4%。^⑤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从1950年占总人口的15.9%猛增至1970年的48.7%,在1970到1975年间,沙特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2%。^⑥经过费萨尔改革,沙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家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费萨尔的社会改革着力改变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状态,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

①Fouad Al-Farsy, *Saudi Arabia: a case study in development*,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2, p. 142.

②E. Looney Robert, *Saudi Arabia'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An Growth Model*, Lexington Books, 1982, pp. 163~164.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④Bligh Alexander, *From Prince to King: Royal Succession in the House of Sau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83.

⑤【日】田村秀治:《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

⑥“英国《经济季评》1987~1988年”,见孙鲲鹏主编:《沙特经济新貌》,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改革的首要措施是彻底废除传统社会残余的奴隶制度。费萨尔的施政纲领提出:“政府认为现在是宣布从根本上取消奴隶制、解放所有奴隶的合适的时机;政府将对那些应予补贴的人给予补贴。”^⑦政府采取赎买政策来解放奴隶,截至1963年7月,获释奴隶总数为1682人,沙特政府付出了50万美元的补偿金。奴隶再就业由内务部和劳工部负责^⑧。奴隶制的废除使奴隶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促进了劳动力自由化,为工业经济的发展补充了必要的劳动力。专门成立劳工与社会事务部负责制订劳工政策,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降低食品价格及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等。教育是费萨尔改革的战略重点之一,主要措施是财政预算向教育领域的倾斜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广泛建立。教育投资在“一五计划”财政分配中为73.78亿里亚尔,仅次于军事、行政邮电和运输,居第4位,是工业投入的近7倍。^⑨世俗教育发展迅速,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石油和矿业大学、费萨尔国王大学相继建立。国家还投放大量资金派遣学生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学习。到70年代中期,占沙特总人口20%的人在教育体系下的各级学校接受教育,约25,000学生就读于各个高等院校,另有超过5000人在国外学习^⑩。费萨尔竭力说服宗教界人士,在王国内发展起一定规模的国立女子教育,1960年女学生不超过2500人,1968年已达到10万人,8年之中增加了40倍。费萨尔时期沙特确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得到全方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为沙特提供了一批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客观上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教育的发展还促进了统治阶级的知识化,增强了其对现代化的适应性。伊本·沙特的多数孙子和侄子都接受了世俗教育,费萨尔8个儿子中有7个都曾到国外留学,其他名门望族和商人家族也尽力提高后代的教育水平。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加入了乌里玛行列,改变了传统宗教势力因循守旧的局面,有利于

⑦【叙】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第370页。

⑧Sheean Vincent, *Faisal: the King and His Kingdom*,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1975, p. 121.

⑨【日】田村秀治:《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第305页。

⑩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Croom Helm, 1988, p. 122.

宗教与政治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更好结合。

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的消长使沙特传统政治秩序趋于崩溃,日益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又对沙特的君主统治提出了新的挑战。费萨尔政治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改变传统社会政治权力分散的状态,并建立能胜任社会经济现代化事务的行政体系。1964年《大臣会议条例》作了修改,确立大臣会议为国王领导的正式机构并被授予广泛的政府权力。王国的地方行政也根据大臣会议制定的《各省条例》运作,省长由内政大臣提名,大臣会议主席推荐,王室任命,省长根据中央的政策进行管理。费萨尔还在大臣会议中设立正式部门管理司法、教育和朝觐事务,传统上由乌里玛管理的领域被纳入王国的政府机构,分散和削弱了宗教权力。^①1971年成立了由15名高级乌里玛组成的掌握王国最高宗教权力的“高级乌里玛会议”,其主要职能是充当政府的专职顾问和应政府要求颁布“法特瓦”。最高宗教组织的成立促进了乌里玛的官僚化,乌里玛在王国的社会地位及干政功能相对下降。中央集权的加强有利于实现新旧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权力运作方式的现代化变革。费萨尔致力于健全政府机构、强化政府职能,创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政府机构,机构数达到20个,其他专门机构约有70个。^②费萨尔时期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变革基本满足了国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政府体系将现代技术官僚集团纳入到传统的伊斯兰君主制之中,既保持了沙特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为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

费萨尔国王适时且行之有效的改革促进了沙特从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向现代石油富国的转变。费萨尔时期现代石油经济基础的形成,为王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资本和市场。石油工业的巨额收入作为财政预算的来源,有计划地投放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雄厚的资金克服了历史地

理条件的不足,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工农业的现代化和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国家巨大的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果显著,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石油资金换来的外国先进科技和设备投入到生产中促进了现代工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区和重工业在国内逐步建立,为整个王国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示范和技术支持。然而,由于地理环境恶劣和经济基础薄弱,沙特经济多样化程度仍然很低,国家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及相关产品出口,1975年度石油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6%^③;农产品自给率还很低,食品大量依赖进口;制造业大多属于手工作坊性质,95%的工厂雇工少于5人,大部分仍是从事食品和纺织手工业。^④沙特以丰富的石油资源为资本,依赖外国技术迅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现代部门,由此形成了现代大农业、石油工业与小农经济、手工业和传统服务业对立的多元经济结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给传统经济形态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现代农业区和重工业体系的发展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国家工业化还建立在引进外籍劳工的基础上。石油工业的生产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国内尚未建立替代进口的工业体系。因此,沙特的经济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尽管沙特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缺陷,但费萨尔的改革使其步入一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国的经济开始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一五计划”为王国将来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在费萨尔时期建立的重工业为沙特的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石油工业换回的巨额资金成为沙特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了现代化过程中强有力的经济中坚力量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政治变革的逐步展开。沙特王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实质性阶段。

费萨尔改革以“科学地、文明地、社会地发展沙特社会”为目标,将“提高民族的社会水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⑤国家依靠巨额的石油收入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大力投资医疗卫生部门和补贴食

①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p. 20.

②E. L. David,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 48.

③【日】田村秀治:《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第315页。

④E. Looney Robert, *Saudi Arabia'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An Growth Model*, Lexington Books, 1982, p. 169.

⑤【叙】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第364~367页。

品进口，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总数大大增加，1974年达到715万，较1962年的330万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达3.0%。^①费萨尔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旨在减少民众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和沙特家族的统治。但石油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王国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王族成员在经商和经营企业方面享有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他们在控制和支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又建立起庞大的家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更加雄厚。许多名门望族通过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也形成了巨大的垄断资本。沙特经济中的这种官商一体、王商一体的趋势使王室成员及其支持者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迅速成为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大资产阶级。而随着工业化浪潮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都十分低下，多为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再加上为数不少的外籍劳工，构成了城市的下层民众，经济收入很少，社会地位低下。沙特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元化的趋势，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成为沙特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60年代后半期，麦加、利雅得和其他主要城市不时发生暴力事件，一些反政府组织的秘密活动频繁；持激进态度的中下层群众主张推翻现存制度。费萨尔严厉镇压了反政府活动，但他却无法改变沙特君主制制度面临的危机。

伴随沙特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家长式统治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是进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绝对的集权和相对的分权是费萨尔政治改革的重要特点。费萨尔通过对国家行政体系的变革，将原来分散于部落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又将一些事务管理交给新兴的社会阶层以满足其需要。沙特王国新型政府机构和现代行政机制逐步建立，国王作为政府首脑直接领导进行各种社会变革。部落贵族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后代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管理，失去了昔日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位。费萨尔利用大穆夫提去世的机会竭力促进乌里玛的官僚化，改变了教权与王权相对分离的局面。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成为沙特统

治的工具，王权对教权的领导地位确立。^②与沙特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现代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集团的成长是费萨尔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必要条件，现代社会势力与王权的合作为君主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沙特政府逐渐形成了选拔、录用、考核官员的一整套文官制度，行政运作日趋规范化。费萨尔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提供了参政途径和机会，国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费萨尔吸收新兴阶层参与政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了沙特实行伊斯兰君主制，也没有削弱沙特的王权，国王直接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政府机构就意味着王权的强化。费萨尔为改革确立了“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沙特仍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政治改革的实质则是通过改革官僚体系来维护沙特家族的长久统治。

总之，费萨尔改革根源于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沙特王国君主在经济、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动采取的旨在维护沙特君主政治的现代化改革，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保证现代化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实施社会福利是稳定统治秩序的有力杠杆，发展教育为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提供了文化保障，加强中央集权是传统政治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必要条件，吸收现代技术、官僚集团参与政治事务是建立现代政治统治的有效手段。费萨尔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为沙特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费萨尔改革也为其继承者提供了现代统治的基本理念和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尽管费萨尔改革遗留了许多传统因素，但却开启了王国现代化的新时代，成为沙特崛起于中东的新起点。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①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②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estview Press, 1985, p. 79.